

二二〇. 第二：最近十年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冗長而熱烈的討論，顯示我們對它的重視：今日反對三分二過半數標準，而且一再在這裏說這個問題如何重大、如何重要等等，那些人們尤其強調過這種重要性。

二二一. 本人要引徵蘇聯代表 Mr. Zorin 在去年十二月一日會議上所說的話。他說：“從爲鞏固和平而奮鬥的觀點來看，從使國際情勢及聯合國本身的情勢正常化的觀點來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問題是一個重大問題。

二二二. 第三：事實上，這個項目屢次作爲一個增列項目列入我們的議程，本屆會也是如此。依據大會議事規則第十五條，所有增列項目必然是重要而急迫的。

二二三. 第四：憲章第十八條稱，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選舉，必須以三分二之多數決定之。西班牙代表團認爲，假如問題是更換該機關一常任理事國，我們有更充分的理由需要這種多數。本人沒有聽說與此完全相同的先例。就共產中國這個難以置信的事例而言，我們是很難找到先例的。可是，本人要追述——人們已經追述過——一項事實：一九五一年大會第六屆會曾審議一個項目，標題爲“新會員國之入會問題，包括申請入會國家有權就其符合憲章第四條所訂條件提出證明之問題”，並決定決議案載有關於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議某些國家申請入會案的建議者，必須以三分二之多數爲之。上一屆會中，茅利塔尼亞及蒙

古兩案也是以同樣方式解釋的。這幾次連一個實質性的決議案也沒有通過，大會僅僅建議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議這個項目；俟理事會提出其建議後，大會自然會就這個問題作一決定。以本案而言，三分二多數的要求該是何等正當！因爲本案實際的爭點是改變中國的代表權，藉使北京政權事實上獲准加入本組織啊。

二二四. 本人再說一遍：據我們看來，澳大利亞、哥倫比亞、義大利、日本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五國代表團對這個嚴重問題所提解決辦法——根據這個辦法，任何變更中國代表權的提案將被宣告爲重要問題——是十分適度的。很明顯地，我們將對這個提案投贊成票。

二二五. 本人深知，實在說本人也一向主張，儘管聯合國有其少帶法律性的方面，它也從政治觀點來看問題。本人再說一遍：本人已經提及的德國問題有一天會和中國的問題一併討論。本人不知道此事將如何提出來，但是就這個爭點而言，本人認爲此兩問題不能分開來討論。總有一天我們必須審議它們，本人不反對將它們一併審議，同時看看普遍原則的支持者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反應。

二二六. 可是，正如十九世紀的小說家所常說的，這是後話，暫且慢表。現在讓我們僅僅對這件提案表示完全支持；如本人剛纔所說的，我們將對這件提案提贊成票。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

A/PV 1077 第一〇七七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九十及九十一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續前)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
合法權利(續前)

一. Mr. BOURGUIBA (突尼西亞)：自突尼西亞獲准加入聯合國的若干年來，突尼西亞代表團對於每屆大會開始時各國在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否列入議程上所表現的歧見就始終表示關切。

二. 本年此項問題的討論終於開始，這應歸功於恰好同時發生的兩項因素，這兩項對於促成本決定具有同等力量的因素就是：第一，我們的組織現有更多的國家加入，致使我們的組織得到許多新的觀點和新的想法；第二——一個環境據突尼西亞代表團看來對現有問題的解決提具莫大的希望——就是某一種現實主義已經出現。

三. 直到現在，希望關係各方最終當將達成協議，突尼西亞代表團在一連串純屬程序性的辯論中始終保持等待的態度。現在我要在不太化費大會所餘無幾的時間下說明一下我政府所採的立場。

四. 在開頭似乎就應該注意到與此問題有關的兩項目業已列入議事日程。第一個項目，已成爲傳統了——項目九十一——涉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合法權利”；另一個項目，是一個新項目——項目九十二——是作爲緊急事項，在無傷大雅的標題“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下提出的。雖然兩個項目措辭不同，但所論及的是同一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兩個中國政府中那一個政府具有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正當要求。

五. 據突尼西亞代表團看來，問題的性質可能已因使用同一個字表示兩個不同的實體變得模糊不清，因爲這兩個實體非常不同，時間的過往不但不能使它們接近一些，而且祇會使它們分離更遠。一方面有一個稱爲國民黨中國的政權，它對一個有一千萬居民的島嶼行使主權，更因一個法律上的假定，它擁有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名號。此項假定所根據的唯一事實，就是該國的元首乃是十六年前委派代表團前來簽署本組織憲章的同一元首。

六. 另一方面，有一個政權，它最近慶祝建國十五周年，大家知道它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且它對幅員達數百萬方公里的中國大陸行使主權，對七萬萬人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行使治權。

七. 由於革命的結果——本組織中有許多會員國都是以同一方式建立的——這個政權就掌握了權力。這個政權自成立以來就表現具備成爲國家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一個穩定的政府統治領土和管理人民——而且它已獲得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承認。

八. 但是這個政權，這個合乎國際法標準的國家卻被拒絕加入我們的組織。據突尼西亞代表團看來這是一個例外的情勢。

九. 我們深知：某些國家拒不承認某些其他國家，但是我們認爲這是關係國家彼此之間的一件事。有一個世界性的任務要完成的本組織，就定義上來說乃是一個國際社會，永遠要超越各國因行使主權而作的決定。在這個會堂中，有若干代表團彼此不作正式交談的，有的是因爲它們的政府沒有外交關係，有的是因爲已經斷絕外交關係，又有的是因爲它們的政府尚未交換正式的承認文書。

一〇. 如果容許各會員國在支配其行動時所作的特種考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或其他的考慮——形成或保持一個在確切現實和一個明白法律情勢下不切合現實的情形的確是非常危險的。堅持不幸已不常

受尊重因而喪失若干關係的標準不但對本組織無利而且對世界的適當展望亦難有貢獻。

一一. 試舉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會員國標準來說。該項標準是以愛好和平或和平國家的概念爲基礎的。該項標準是否始終被採用呢？當一個已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在推行侵略政策而且所作所爲至少要算“不和平”的時候，是否始終想到該項標準呢？自今年夏天以來，突尼西亞非常不幸地就對這個問題處在一個提出否定性的回答的地位。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其設法要加入本組織的事實來說，它是贊成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的，包括和平原則在內。現在讓我們來證明這一點。

一二. 再舉一個例子來看。固守已採立場不宜再議的原則是否切合實際？年年延擱不做必然決定的政策是否會使此項決定容易實施？在某些爭端上，誠然時間會縮短距離，會化險爲夷而且會引導解決。但是我們必須小心注意：過分延擱是不會縮短距離的，不會化險爲夷的，不但不會對解決之道有所貢獻，而且會毀滅達成解決的一切希望的。

一三. 在本着客觀和現實的精神——我們就是以此精神來努力處理面臨的各項問題的——細心考慮各有關事實以後，我突尼西亞政府，亦即我突尼西亞代表團認爲：很難說中國國民黨政府具有代表六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正當要求。就我突尼西亞代表團而言，這個問題根本不發生：因爲具有此項權利和有權行使此項權利的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一四. 所以，據突尼西亞代表團看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僅僅是承認確實事實的問題，並不涉及任何激烈的變化。況且它們的切合實際辦法必然導引我們達到某些結論。

一五. 中國在一九四五年獲得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頭銜，得到一切有關的特惠和特權。但是就真正中國而論，中國常任代表事實上已不再是那個頭銜所顯示的，中國所居的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在現在大部分也沒有任何根據。使一九四五年的中國縮成只是福摩薩島政府的命運妄想已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一個國家，它的廣大領土毫無問題地使它有權負起常任理事國的責任來。

一六. 我現在要就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說幾句話。文件 A/L.360 的目的祇在產生一種調換，即把目前坐在中國席位上的代表團趕走，而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來接替。就我們看來，在本組織內應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擔任代表乃是必要的事。我們不詰難決議案中所載的那項原則。但是我們認為決議案的措詞就其與有關原則中所獲得的實際結論而言似有改進之必要。

一七. 由於我以上所說的種種理由，突尼西亞代表團似乎很難漠視臺北政府的存在的一項冷酷事實，這個政府看來具有與那些主張承認大陸中國的存在相同的條件。因此，我很難贊可這個決議案前文內的第二段或正文內的第一段。我們認為這個決議案不但不能解決現有的問題，而且還會造成一個新問題，僅僅使現有爭端的當事各造的任務彼此掉換一下。

一八. 文件A/L.375所載的修正草案對決議案毫無問題地是有所改進。但不幸地是：修正草案僅僅涉及正文部分，如果修正草案被通過，我們在前文內所指出的那個弱點據突尼西亞代表團看來仍舊存在。

一九. 第二決議案(A/L.372)也已提請我們認可。它以程序性質的方法，要把一項決議的審議暫緩舉行而該項決議——因為我已解釋得相當詳細，所以現在不擬再說——據我看來乃是無可避免的。突尼西亞代表團覺得這個決議案有一個基本缺點：它缺乏邏輯而且所應用的推理之道直到本屆大會為止都是始終佔優勢的。它要使大會在此事項上所作的任何決定成為憲章第十八條範圍內的一項“重要問題”，和過去十屆大會一樣以程序表決達成它的目的。

二〇. 突尼西亞代表團願見使此辯論能夠舉行的現實態度將更進一步而且這種對解決本問題無所幫助的提案將被否決。所以，我們不能支持在現有形式之下的決議草案A/L.372。

二一. Mr. BA (馬利)：雖然現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問題上已有進展——因為這個問題現在全體會議上討論還是第一次——但最令人遺憾的是：經過十年以上的延擱和展期，現在仍舊有人進行無益的嘗試要造成有系統的障礙和延擱，俾這個真正重要的問題能夠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以遂帝國主義者的心願。

二二. 正如我所說的，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卻不是美國代表所表示的那種意義——多少帶有馬基雅弗利的意味。這個問題重要，非常重要，乃是因為它是一個有關維持世界和平的事項，乃是因為涉及到世界的將來。

二三. 美國代表團的確使我們深切失望。我們感到驚異的是：在中國革命成功十二年以後，美國因為沒有學習到任何事物，也沒有忘記了任何事物。我們特別感到失望的是：現為如此一項不公正和無可辯護的工作和為一項恐嚇要危及——而且已經在危及——聯合國成立之道的歹惡工作充當發言人的乃是非洲人鑒其過去係一進步人士而對之非常敬佩的史蒂芬孫先生。史蒂芬孫先生的如簧之舌似乎不能令任何人折服。他在描寫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後果時所用的啓示詞句嚇不到任何人，甚至於像馬利等不結盟的小國也嚇不到——那些不結盟的小國已開始依照社會主義的路線建立它們的經濟。

二四. 在一九六一年，在我們這個原子時代，仍有人竟敢揮舞一八四八年時曾將恐懼慢慢輸入歐洲所使用的一個古老妖魔實令人不可想像。鄰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若干小國業已驅散共產黨鬼怪，而史蒂芬孫先生本國所有的恐怖事實上倒是由於共產黨鬼怪所激起的。馬利和其他不結盟的若干小國都不能接受所謂今日世界遭遇的種種困難皆是共產黨的可怕困擾造成的說法。但可遺憾的是有某些小國認為為了加入那個希望我們也具有其恐懼中華人民共和國感的陣營似宜火上加油。

二五. 史蒂芬孫先生的另一議論——除了要想在小國家間散播恐慌而外別無其他作用——乃是：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政權不是他所喜愛的，因為這個政權是一個共產政權，是一個侵略性的政權。

二六. 直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確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推行侵略政策；適正相反地，以前數位發言代表幾乎毫無例外承認這個偉大國家的愛好和平性質和其政府的穩定性質，這個政權乃是六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所承認的，他們在長達三十年的革命奮鬥之後建立了他們自擇的一個政權——人民民主政權。

二七. 有人會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政政權是他所喜愛的，也可能有人會發現那個政權不是他所喜愛的。但不可逃避的事實是：人民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生存實體，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中國是首先簽署金山憲章的一個國家，以及中國憲法明白昭示中國是恪守聯合國憲章所列的各項原則。這些實際情形可能不為美國所喜，但對六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而言仍舊是事實，他們不需要別人准許纔能開始建造社會主義國家。

二八. 諸位是否推想：所有國家的現政權——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那些政權——都是我們所喜愛的嗎？諸位是否推想：我們與那些血腥政權已殘存多年的法西斯國家交往是我們樂願的嗎？諸位是否推想：我們與那些現在非洲——舉例來說，如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南非及西南非等——從事根絕性的殖民戰爭怙惡不悛的殖民國家交往是我們樂願的嗎？種族隔離，若干國家施行全國性的種族歧視以及對勞工階級的壓迫都是我們深惡痛恨的事。但是我們不相信應將具有這些瑕疵的國家拒於聯合國之外。

二九. 一八四〇年，年輕的馬克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摘記上寫有以下的話：

“任何人如果不能從締造宇宙和創造世界上得到較從本身不斷蠕動上更大的樂趣就會遭受精神的詛罵……他被逐出教堂，被剝奪永久的精神良知，而且他被自己以有關個人快樂的搖籃曲來鎮靜自己，夜間以作有關自己的美夢來哄騙自己。”我們相信美國自“*Forrestal* 的愚想”的時代以來就已體會到這個真理。

三〇. 在辯論的現階段，在這個問題經我們最敬佩的各國對其法律方面詳加分析以後，現在留待我來說的僅僅是：馬利政府業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和它有合作及友好的堅強聯繫，所以贊成迅速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馬利覺得也是必要的就是聯合國應該超脫冷戰的各項問題和手法，以客觀的態度來審議這個問題，將這個問題放在適當的比例上來看，並且以唯一合乎公正和法律的辦法來解決它。換句話說，依照大會過去對類似案件所確立的傳統，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單純的全權證書問題來處理。我們認為應該不再延宕即請中國的真正代表前來就大會中、安全理事會中和聯合國各輔助機關中始終屬於它們的那個席位。

三一. 反對沿這些路線來設法解決的人曾提出許多虛妄的問題出來，以圖掩飾他們不斷具有的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和爭權奪利的野心。像 *Friedrich Nietzsche* 替法律下“為使現有權力均勢永久存在的一項努力”這樣定義的決不只是他一個人。為了要達到那個目的，這些代表團提出了三個矯揉造作的議論，對這三個議論我要簡短地說一下。

三二. 一開始就強調我們現有問題的重要性。我已經促請諸位注意到這個做法的馬基雅弗利性質。這

個問題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它與維持世界和平牢不可分。但是，決議草案 A/L.372 的各提案國所關心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僅及於美國希望通過一個自動過半數的做法，強使這個問題必需得到三分二多數的可決，以圖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一事而已。這個手法非常愚蠢，其意不外要將這個問題無限期地再度拖延下去而已——因為必要的過半數乃是無可逃避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要非常有力地強調：任何非洲或亞洲國家如果贊同這個手法——這是一個違反人性的真實罪行——將負如何重大的責任。

三三. 一個國家可能贊成或反對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凡是贊成准許它入會的就必須投票反對史蒂芬孫先生和他朋友們所提出的那個決議草案。凡是反對它的就必須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A/L.372。這些乃是唯一的抉擇辦法。

三四. 另外一個虛妄問題就是兩個中國的問題。許多發言代表已經以手中所有的書面證據確證現在至多只有兩個中國政府而無真正兩個中國。就法理和現有的事實而言，唯一被四十多個國家所承認，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在內，且有必要權力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發言和實施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毫無疑問地乃是現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

三五. 所謂的流亡政府和其他那些傀儡集團一樣地分文不值，它們是受到帝國主義者的豪爽支持而且隨心所欲自稱有權統治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人人皆知：臺灣傀儡政府不代表任何人，甚至連福摩薩的中國人民也不能代表，那些人民因受傀儡政府的殘忍獨裁統治，再加上美國佔領軍的助紂為虐致噤若寒蟬抖縮不前。蔣介石和他的跟幫們所抱的光復大陸的希望純粹是虛妄騙人的。沒有一個有擔當的國家能夠珍重如此荒謬的野心而且不論是美國或是現在此出席的蔣介石代表能對蔣幫的代表性質懷有很大的幻想。兩個中國政府之說祇不過是反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的帝國主義論說的一個訂正版而已。此項危險的折衷辦法的提案人是否究竟注意到他們的計劃的嚴重含義？因為他們的計劃如獲採納，我們就需要在不久的將來讓全套的政治兩面神加入聯合國，一面是真正政府的代表，另一面是帝國主義的受酬代理。倘若如此發生，我們當須準備接受兩個德國政府、兩個越南政府、兩個韓國政府，可能甚至於兩個寮國政府——誰知道呢？如此做法乃是引向戰爭，因為有一句至理名言說：“一個為內部矛盾所困擾的衰敗政權及階級為了

要克服那些矛盾及危機，必須從事戰爭——國外戰爭或國內戰爭”。

三六。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第三個矯揉造作的議論——而且這是一個我們覺得不需要重視的議論——係與臺灣島上的那些人們的前途有關。那就等於是說，與蔣介石和他為數無幾的反革命份子的前途有關。在祖國國內的革命獲得勝利以後，他們有意地任帝國主義驅使，希望把中國人民在數十年革命奮鬥之後所毀滅的封建制度恢復過來。六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命運自然要比一小羣傀儡的命運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臺灣領袖們的命運將與世界各地傀儡們的命運無殊。他們將追隨保大和巴提斯他，逍遙海外受他們主子的供養。美國將收留他們，招待他們，讓他們在破碎的幻想過着豪華的生活，惟恐——正如存心不良所建議的——他們效法祖先採用“切腹”的方式結束他們所犯的許許多多害國罪行。

三七。爲了避免再作進一步的評論，我現在願意表示一下我國政府對此問題所持的立場——就我們看來，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從任何觀點着眼，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應該恢復它的合法權利——撇開這個問題的地理和人口方面不論，雖然時常有人引用馬爾薩斯學說提到這些方面。

三八。我不擬詳論這個偉大國家的和平性質或其中央政府的驚人穩定性質。我不準備說到它的迅速經濟和社會發展——在中國稱爲大躍進——因爲這是無人不知的事。我不準備爭辯到人民公社的優點。我甚至於不準備追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解放殖民地和非獨立人民的任務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它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所擔任的卓越角色或它與所有未結盟的國家始終如一的團結。我甚至於早能提到中國領袖們對歷史進展的意識形態問題以及知識論的發展的意識形態問題所作出的明確貢獻，因爲某些認爲我們的大會乃是文盲集會的國家已大膽地在此提到這個偉大國家時說到精神退化的話，要知道就革命行動和創造思想來說中國真正是一個巨神。

三九。馬利代表團認爲我們當前的問題和行將舉行的表決必須要脫離政治、軍事或經濟聯盟所指使的一切考慮。現在的危險關頭是世界的將來，我們全體的將來；如果我們要以高尚的態度維護本大會的崇高傳統，我們就萬萬不能排除對人類精神財富和未來發展有貢獻的任何國家、任何意見和任何思想。正如寫著“人類的遠景”一書的哲學家所說：“各種觀念的對質

和衝突——甚至於在不能找到解決辦法的時候——可能激勵競爭和進步，只有生存者彼此交換意見纔能達成研究的互惠”。

四〇。倘若我們研讀一下羅曼羅蘭對他的一位英雄所持的意見當可達成這個目的，他說：“Christophe 現在第一次明白他的命運，就是交戰國中的所有主力已在大量地從一方移轉到另一方”。

四一。祇有一個中國有權出席本大會，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將投票反對美國及其盟國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熱烈的支持。

四二。Mr. TARABANOV (保加利亞)：中國代表權問題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問題已列在第十六屆大會的議程內。在過去十二年中，每屆大會都有人提議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內。但在今天以前，美國使用程序上的花招總把此事項攔在一邊並能阻止大會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問題採取決定。

四三。世界輿論的日漸增加壓力和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國家的逐漸增多已使美國在這個時候無法阻擋這個問題的討論。但看來奇怪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在今年已因美國的一個盟國——即紐西蘭——的請求，也已列入議程內，然而應該注意：紐西蘭乃是讓美國在我們辯論時提出這個事項來。後一事實是頗富意義的，因爲這樣做法目的何在頗爲明顯。目的絕不是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我們現在所目睹的僅僅是一個旨在再度阻止中國享有它的席位的新策略而已。這個陰謀是在會堂外面的走道上策劃的。美國和它的若干盟國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只是另一個證明而已。

四四。雖然近年來美國和一般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使用延宕策略，但那些真正關心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建立持久和平的國家已在逐漸地堅持它們所持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之合法權利的要求。倘將截至目前聯合國內已舉行的所有辯論仔細加以研究就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個項目的討論在事實上涉及中國代表權之處遠不及涉及冷戰政策之處爲多。冷戰政策就是激起國際緊張局勢，加緊作戰準備——這是美國所推行的政策——以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永久侵略的政策，包括佔領中國領土作爲直接對中國及遠東和東南亞人民施行侵略之用的美國軍事基地爲最。

四五. 在這個辯論期間，每一個人都明白看出：美國堅決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以及美國永久對中國人民進行侵略乃是由於中國人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不為美國某些非常強有力的集團所喜而引起的。事實上，這是容易了解的。

四六. 在過去，這些集團可以完全支配中國人民，利用各種軍閥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它們能夠剝削中國人民而且能夠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取得巨大的利益。由於那種使外國帝國主義能夠在最有利的環境下剝削中國的半封建制度的消逝，外國帝國主義的剝削就不能繼續下去，於是美國的這些集團遂不能再得到它們所慣有的巨大利益。美國現有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竭力要支持蔣幫，並準備再對中國人民作戰，夢想重把中國投入它們的統治範圍內。這是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

四七. 這些都是久已熟知的事實，沒有人能夠加以反駁。促成美國激烈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以及美國永久對中國人民進行侵略就是由於這些事實。

四八. 此外，我們不應該認為美國此項侵略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是一件最近發生的事。中國人民為求擺脫軍閥，尤其是蔣介石的支配從事奮鬥的同時他們也在對各國的帝國主義進行奮鬥。不僅在中國為擺脫軍閥統治所作的奮鬥的最後階段上，而且遠在過去的某一時期中，美國受到著名的“中國說客”集團的壓力，曾化費大量的金錢替蔣幫購買武器和配備。到一九五〇年年初，美國對蔣幫所作的軍事援助據估計已在六十萬萬美元以上，其目的不外是要對中國人民從事戰爭。

四九. 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不限於對軍閥提供武器、配備和軍需品一事。它還採取派遣軍事顧問，甚至於派遣空軍和海軍部隊的方式。

五〇. 參照所有這些事實，我們就很容易了解那些和剝削中國人民有利害關係的帝國主義集團是很難放棄它們所具有的自私自利的商業利益，同樣也很難不再干涉中國的內政。

五一. 誠然，剛在中國人民戰勝反動力量和腐敗的軍閥以後，似乎在一個時間內有理由可以希望美國今後當將對中國採行一個較合現實的政策。有一天（第一〇六八次全體會議），在他就恢復中國人民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一問題所作的漂亮聲明中，蘇聯代表曾摘引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先生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的

一項聲明。在那項聲明中，杜魯門硬說美國無意要在臺灣取得權利或特權，更無意要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而且也不擬用武裝部隊干涉當時存在的情勢或採行一項會促成中國內戰的政策。在美國總統說這一番話之前早有負責主持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士說過多多少少類似的話。

五二. 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除說到其他問題外曾經說過以下的話：

“福摩薩島，不論是從政治、地理或戰略觀點上來看，乃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決沒有和中國分開，而且是不重要的。倘若我們要設法在福摩薩建立美國基地，派遣軍隊、武器和海軍部隊前往該島或採取任何同類的步驟，那就等於是把美國捲入一個危險的長期承擔，好也不過是造成危險的僵局，壞則導引美國直接參入公然的戰爭。”*

由此顯然可以看出：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即在帝國主義利益和帝國主義走狗在中國遭受到丟臉的失敗以後的幾個月內——美國有一個趨勢要對中國採取較合現實的政策。

五三. 不過，這在美國對華政策史上顯然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大約在一九五〇年年中的時候，美國海軍已經在佔領中國的臺灣，來支持逃避中國人民正當懲罰的蔣幫，並且在那裏建立一個美國基地來和中國人民作對。

五四. 在佔領中國臺灣並把它變成一個軍事基地用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美國到處在尋找可以支持其侵略和干涉中國的政策論據。所有這些論據只有一個目的：使美國能夠繼續佔領中國領土的那一部分並能促成公共輿論贊成對亞洲人民和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對中國人民作戰。為了要維護此項永久侵略中國的政策，為了要維護其佔領中國一部分並將它變成侵略基地的行動——一個準備新戰爭的焦點——某些帝國主義集團激烈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五五. 幾天以前，我們在此曾再度聽到——至少是說——美國所作的奇怪指控，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因為據美國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侵略性的行動。當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屆大會討論的時候，我們曾經一再指出這種指控的確是美國牽強附會的邏輯，亦即作賊的大叫“捉賊！”的邏輯一樣。

* 從法文轉譯。

倘若我們就中國問題說到侵略二字，唯一要注意的侵略乃是美國對中國所作的侵略。人人皆知佔領公認是中國領土的臺灣的乃是美國，在那裏建立軍事基地用來對付中國人民的也是美國。這乃是侵略，這乃是侵略者；除此而外別無侵略，別無侵略者。

五六．以蔣介石為首的賣國集團只有在美國槍砲保護下纔能在臺灣維持它的政權乃是一件不可反駁的事實，尤其現在更為明顯。倘若美國撤回支持，不僅中國大陸的人民，即連臺灣的人民也不能再忍受蔣幫的統治。

五七．不過，武裝佔領這個真正屬於中國的領土，並把它變成美國軍事基地，成為侵略中國人民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跳板乃是和平的重大威脅而且造成一個永久存在的戰禍焦點。以佔領臺灣為代表的繼續侵略中國的行動以及為阻止中國參加聯合國所作的不斷努力本身就足以證明美國無意於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顯示美國決心要推行冷戰政策，一項旨在惡化國際關係的政策。關於裁軍問題，美國代表們一面表示他們非常關心解決此項問題，一面又不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解決，試問誰能置信美國代表們的高調呢？沒有中國參加，我們能夠想像普遍和徹底的裁軍嗎？當一九六一年美蘇兩國舉行裁軍會談的時候，美國代表自己就曾指出普遍和徹底裁軍如無中國參加絕不可能實現。在八月十七日的一項聲明中，Mr. McCloy 曾說：“我認為，共產黨中國一日不參加裁軍，裁軍工作就一日不能產生任何結果。”*

五八．然而，雖有這種聲明，美國卻仍舊推行一項旨在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准中國參加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

五九．在現有的辯論中，當美國代表企圖把聯合國與美國侵略政策牽連在一起的時候，此項政策又被說明一次。在幾天以前的聲明中，他曾說：

“在今天不可能認真談到‘使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相信首先我們必須作相反的事：我們必須設法使聯合國——它的法律和精神——回到整個中國領土上。”〔第一〇六九次會議，第四十二段。〕

六〇．像這樣的一個立場只會使所有關懷維護和平的人感到憂懼。對於熟悉美國政策和策略的人們而

* 從法文轉譯。

言，這個聲明的確是一個威脅性的聲明。在一九五〇年，美國佔領了臺灣，同時帶進了它的艦隊、它的軍隊和——現在看來似乎是——聯合國的精神。現在，美國開始談到對中國使用同樣的策略和程序——或者美國至少是在夢想這樣做。但事實是：縱使作贊成這種干涉以便把中國交由美國控制的宣傳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承擔而且也是和平的威脅。要使本組織成為這種詭計的一造的想法，遠不能為本組織爭光，相反地還是一個真正的危險。萬萬不要忘記：中國在今天是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有自衛的力量。同時也萬萬不要忘記：中國有忠實可靠的盟國。我們堅信：倘若企圖作這種嘗試，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也將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六一．這不過只是美國企圖阻止恢復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所用的策略和陰謀的一部分而已。同時，對中國所施的侵略仍在進行中。美國計劃繼續推行這個政策的事實對世界和平而言乃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中國人民雖然是一個愛好和平和具有忍耐心的人民，但不能永久容忍一個外國對中國領土作不斷的侵略。中國人民在某些帝國主義集團的挑釁之下仍舊萬分忍耐，但總有一天中國人民是要加以清理的。

六二．我們如何能夠真正希望中國無限期地容忍一羣祇因有外國軍隊駐在而能於中國一部分領土上保持政權的賣國賊的存在？要求任何人民，直至於最富忍耐，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作這種容忍乃是不近情理的事。況且，這樣做當將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內的原則，即：

“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六三．替美國對中國人民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侵略辯護的人提出的另一個論據乃是從“兩個中國”的理論得來的。美國代表沒有公開提出這個理論，其所以如此是不難了解的。美國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開羅宣言的簽署國之一，該項宣言具體規定：臺灣是中國領土，屬於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維護中國人民在本組織的合法權利的國家並不是堅持此項意見的唯一國家。美國就應該同意此點，而且事實上美國是同意的，因為美國竭力使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由美國包養在臺灣的一幫人佔有。否則，美國就甚至於不會有藉口要強迫聯合國——不幸竟有若干其他政府予以幫忙——讓蔣幫佔有中國的席位。

六四. 注意到——自然是遺憾地——“近數年來，支持我們對華立場的國家已在逐漸減少”，美國政策的若干支持者迫不得已——雖然是很勉強地——採用所謂“兩個中國”的理論。他們利用別人提出這個理論，自己卻躲在幕後活動。他們要使我们相信現有兩個中國，兩個中國國家——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臺灣中國。他們不能表明，如俗話所說，馬(中國)是屬於馬尾(臺灣)所有的，同時他們也不承認馬尾是屬於馬所有的。因此，在數度努力證明其論點但無結果之後，美國似乎已經決定最好是傳播馬是一事馬尾是另一事的理論。果屬如此，我們的大會為什麼不應該認知或承認兩者的權利——即馬的權利和馬尾的權利？

六五. 若干發言代表曾設法利用這個所謂的理論，作為避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問題採取顯明立場的一個容易辦法。它們完全以所謂現有兩個中國存在的說法為其論據的基礎，以求藉此證明美國佔領一部分中國領土是正當的。如果慣常侵吞他國領土的國家的代表這樣做，我們是不會深感驚奇的。但是真令人驚奇的是：竟有一個非洲國家的代表走上這個講壇只是為了替我所提到的理論辯護。我們不知道他這樣做是否存心要使美國帝國主義的任務容易進行或是僅僅因為他不熟悉中國的實際情形。無論如何總覺奇怪的是：提出這樣一個理論的竟是一個最近始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的代表，而且這個國家是深知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強迫某些人民割讓領土的“魔力”的。這個理論可能造成悲慘的後果，特別是在新近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因為在那些國家內，帝國主義者正盡量以各種方法培養和利用分治的趨勢。剛果(雷堡市)僅僅是帝國主義這個政策的一個生動實例而已。

六六. 這種理論和聲明的狡詐性質以及美國意欲和有意繼續佔領臺灣祇是太明顯的事了。在十二月一日的聲明中(第一〇六九次全體會議)，美國代表發言反對中國人民對其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即臺灣，所具有的權利，並且把中國人民要將賣國蔣幫趕出臺灣的合法願望描寫成“非常不要臉”的事。在冗長的辯說中，他用種種方法要使大會相信美國是不可能同意聯合國把蔣幫趕出去，也不可能同意將中國的那一部分領土歸還中國的主人翁，即中國人民。不過，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勃興已迫使許多帝國主義者改弦更張以適應新的情勢。不論它們是否直接或利用個人

或黨派作工具將它們的殖民領土拿過來的，它們已經不得而且將要不得不放棄那些殖民領土。美國也必須體會到：過去的大量獲得在今日各國人民和歷史發展的壓力下必須要交出來不可。

六七. 在一個悲慘可憐的辯說中，史蒂芬孫先生也挺身而出為蔣幫駐聯合國的代表們辯護。他找到動人心弦的詞句來形容他們為維護美國利益所作的犧牲。史蒂芬孫先生曾說：

“所有那些與中華民國代表們在聯合國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們正直，都知道他們忠實……他們行為崇高，他們自敬敬人絲毫不懈的態度……以及他們不斷地專心於……”〔第一〇六九次會議，第三十九段。〕

在聽到這樣一個辯說之後，人們不禁要問：那些對聯合國如此親切，如此忠實的人如何能被擯棄不顧。但是，我要對美國代表說：如果這些僕從是你們所心愛的——我確信他們的確是你們所心愛的，因為他們過去而且仍舊對你們所作的服務正和任何僕從對他的主子所作的服務一樣——你們不但有權而且有責任照顧他們——事實上你們是在做。不過，我們覺得聯合國不是你為了要報酬那些替美國帝國主義利益効命的人們而給他們一個席位的場所。倘若你們決心要使他們在某場所有一個席位，你不妨讓他們在某一美洲組織內有一個席位，因為美國是美洲組織的唯一主子。

六八. 不過，如果美國國內的某些集團和它們的代表們有心要以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權利為手段來維護它們本身的自私利益，我們的聯合國和聯合國人民如何能夠容許自己被牽入這樣一條路？他們是否能否容許自己在現在或將來不顧一個數達六萬萬五千萬以上的人民的利益，而且同時不顧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利益？

六九. 不僅他們沒有理由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門外，而且適正相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倘若積極參加我們的工作，將使他們獲益匪淺。我願意指出：許多年來美國之所以能夠利用無恥手法，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乃是由於某些代表團和某些政客的支持所致。這種情勢除了對本組織的權威，會員的普及和本組織的生存具有危險之外，而且對和平也是一個重大的威脅，亦即聯合國作為人類的最高利益所從事維護的和平。

七〇. 聯合國的會員國人民在這種情勢下是要喪失一切的，因為美國對中國人民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採行的侵略政策惡化國際緊張局面。只有採用這個政策，美國纔能繼續佔據中國的臺灣，纔能對中國及東方和東南亞的民族解放運動施行侵略。不過，這個政策迫使世界處在非常緊張的氣氛中，很容易導致一個威脅許多人民生存的大災難。

七一．面臨這個危險，聯合國及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他們派駐聯合國的代表——不能不注意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有速加解決的需要。那些繼續支持美國好戰企圖的政府和政客皆負有重大的責任。其中有若干政府和政客或許懷有一種想法，即他們如果確信情形將會惡化而且由於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國採用的手法和政策將會造成大戰，他們的人民是不會歸咎於他們的。不要讓他們犯下那個錯誤。他們的人民和世界各國是不會忘記算賬的。聯合國愈早解決關於恢復中國人民合法權利的問題，不僅對聯合國也愈好，而且對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的福利也愈好。

七二．我們堅信：在此出席的各國代表當被請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時，他們一定是以國際和平和國際和平共存的利益為念的。我們堅信：以阻止中國人民加入聯合國為實際目的的美國及其若干盟邦所玩弄的偽裝新手法一定是會失敗的。本大會不應該再容忍世界的一角仍有公然不公平的情勢存在，而且仍舊是戰爭的一個永久焦點。

七三．因此，我要表示希望第十六屆會，大會將根本解決真正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因此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

七四．Mr. KAMIL (馬來亞聯邦)：毫無疑問在每一個人的腦海裏都認為中國代表權問題是本屆大會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且在過去十年的每屆大會中的確也是如此。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且據馬來亞代表團看來，也是一個非常複雜麻煩的問題，不能夠找到簡單現成的解決辦法。

七五．在本屆大會以前，已一年一年地將這個問題的正式辯論延不舉行。所以如此是有許多不同的原因。各國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意見大有出入，而且過去顯然不是由大會來促進解決，更不是由大會來對此事項作出決定的適當時機也都是這些原因的一部分。況且，大家認為在大會中就此問題作一個公開的正式辯論只會使這個問題惡化，並引起更多更激烈的爭論而已。簡言之，許多人皆認為舉行辯論當將不利於這個問題的和平及現實的解決。

七六．因此認為適宜在本屆大會就這個問題作一基本討論乃是在此的多數代表團——馬來亞代表團當然是一個——所歡迎的事。但是在此事項上不要對我有誤解。馬來亞代表團絕對沒有認為：所有的障礙已經清除，所有爭論已經平息，各種歧見已經調和。我們不必遠求，只要請大家注意一下各國在本屆大會現有辯論期間所發表的各種言論，就足以看出這個問題仍和過去一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在此也沒有聽到任何話，能使我們希望本屆大會將要親眼看到這個問題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

七七．雖然有這些見解，但馬來亞代表團鄭重認為我們現作的討論不失為達成這個久懸問題的解決上一個積極步驟。馬來亞代表團就是本此精神認為參加這個辯論是有益的。我願在開始之初就說明白：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既不受任何黨派利益的影響，也不受對這個爭論的任何一方具有同情的影響。我們的思想路線只以問題的客觀和現實評價為依歸的，而且動議乃在懇切希望看到這個問題在一個符合世界秩序與和平的利益以及符合維持關係各方的正當權利的方法得到解決。

七八．在這個辯論中有許多重大理由提出，旨在證明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的代表權是正當的。在某些方面，我們也具有和提出這些理由的代表們所懷的同一憂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十二年中不論是行爲上或是言論上都遠不能叫我們確信它是愛好和平且承允履行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義務的國家。共產黨中國在朝鮮違抗聯合國。它一再地聲明要以武力克服臺灣。它毫不猶豫地公開發表戰爭不可避免的宣言。的確，從北京的中國領袖們口中，我們不僅聽到戰爭不可避免的話，而且聽到就兵學而言為消除自由世界和使整個世界最後達成共產起見戰爭亦屬不可避免的言論。

七九．共產黨中國在取得政權之後，立刻就征服西藏。西藏在今天仍舊受共產當局的控制，共產當局為壓制西藏人民和促成西藏社會共產化所採用的殘忍方法已使全世界具有良知的人士無任震驚。共產黨中國已公然違抗聯合國的呼籲，照大會決議案一三五三(十四)內的規定，就是不再採取任何辦法，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及其不受限制或妨害繼續採用本身生活方式和依照本身選擇發展他們命運的不可奪取的權利。愛好和平的西藏人民仍舊受奴役乃是由於

中國統治者針對他們無止無休地使用武力和壓迫步驟的最可恥的事實所造成的。

八〇. 是的，在這個辯論中，各方所提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的各項理由無疑地都是有份量地而且完全可以了解的。但是馬來亞代表團知道：我們在審議這個問題時不應忽視一項事實，就是這個問題已發展成爲一個遠較准許一國入會或一國在聯合國代表權更爲複雜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國際間爲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所作的一切重大安排，不僅已成爲合意的事而且可能已是不可少的事了。

八一. 已顯露出是工業和武力強大的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一個要計及的國家，特別因爲它擁有如此廣大的領土和六萬萬以上的人民。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裁軍和有效管制武器等協定，並在那些協定的實施事宜上具有發言權利，否則不可能有世界性的裁軍，或有效的武器管制，包括核武器的管制在內。這是無需提具論據，即可使我們相信的事。

八二. 因此，達成以下的結論當不是不合邏輯的，即我們的目的應該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而不應該是使它站在這個世界組織的門外。只有讓它參加本組織的工作，我們纔能合理地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履行身爲大國之一的責任，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

八三. 依照我剛纔所略述的各項考慮，亦即我堅信絕大多數代表團所共有的各項考慮，馬來亞代表團在原則上，當願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權。儘管那個政權的態度和行動可能被認爲是違反憲章，但是我仍要說以上的話。雖然絕對不願減低入會標準的重要性，我馬來亞代表團仍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本組織，聯合國在達成以法治基礎發展世界秩序的宗旨上當能有更大的成就。

八四. 我願再提到我早先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達成一個簡單現成的解決的困難所說的話。這一番話我願意加以強調。雖然馬來亞代表團爲了我所說的理由，當願在原則上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任何爲達到此項目的而在規定上忽視或有意忽視福摩薩人民保持單獨政治個體與生存的提案。福摩薩多年來已成爲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制的一個特殊的政治個體，島上一千一百萬人民，向以厭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制度著稱，他們是有權選擇他們本身的命運的。雖然中國大陸上的六萬萬人民有權參加聯合國，本組織倘若將中國代表權作有利於北京政

權的變更，致在含義上等於是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臺灣拿去，那麼對臺灣人民就做了一樁極不公正的事了。

八五. 馬來亞代表團堅決認爲：倘不先將臺灣問題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不可能得到公允的解決。因此，在我們能對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權的任何提案採取任何明確立場以前，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主權範圍究竟有多大——以更確切的話來說，中國的定義是什麼？倘若，依照那項提案，中國一詞僅指中國大陸而言，不涉及福摩薩，那麼這個問題就簡單明瞭，馬來亞代表團當願支持那項提案。但是那項提案如果釐定或暗示中國包括大陸和福摩薩，那麼馬來亞代表團當認爲如此的一項提案是有一個重大的基本弱點。而且我們也不認爲大會有權接受這樣一項提案，因爲那項提案，依照它的規定，乃是否認福摩薩有選擇本身生活的權利。馬來亞聯邦政府和人民不願讓福摩薩人民作共產黨中國的犧牲，而且也不願參加將福摩薩的那些人民的命運置於危險的境地。

八六. 馬來亞代表團，鑒於這些考慮，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就是我們今天在辯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乃是一個具有遠大後果的非常重要的問題。不過，我們堅決相信：倘若所有關係各方準備認真地面對着事實，這個問題是能夠得到公平的解決的。將這個問題加以透澈的研究應該是朝向解決之道的一個有用的第一個步驟。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本大會中所作的辯論一定對於各種提案的發表是大有助益的，而且其中有若干提案可能證明對於達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有積極的貢獻。

八七. 馬來亞代表團誠懇地希望：這個問題以及各方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從現在起應該受到聯合國的積極考慮。在符合這個希望之下，馬來亞代表團當願全力支持旨在設置適當機構從事透澈研究這個久懸的問題以求促其解決的任何創議。

八八. 鑒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馬來亞代表團完全贊同澳大利亞、哥倫比亞、日本和美利堅合衆國提出的決議草案(文件 A/L.372)所表示的意見。因此，我們當將支持那個決議草案。

八九. 關於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文件 A/L.360)，我已經說明馬來亞代表團在對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權的任何提案決定採取何種立場時所憑的基本標準。因此，我們在表決蘇聯決議草案時所要

投的票將與以上所略述的我們對此事項所持的立場符合一致的。

九〇. Mr. SOSA RODRIGUEZ(委內瑞拉):中國在聯合國的問題——即紐西蘭所提列為本屆大會議程項目九十, 標題叫做“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以及蘇聯所提列為議程項目九十一, 普遍稱為“准許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確實是聯合國在當今第十六屆大會所面臨的最重要且有久遠影響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因着眼的觀點不同而有各種名稱正足以證明本身的複雜。

九一. 在已往若干年中, 因為多數代表團覺得各方對此問題意見異常分歧倘作辯論只會使現有歧見格外加深有所不宜, 所以大會一再決定暫緩審議這個問題。但是今年, 鑒於贊成舉行實體討論以期最後廓清此事項的代表團每年皆有增加, 大會遂一致決定就此問題的實體方面舉行一個透澈的辯論。

九二. 因此, 委內瑞拉代表團乃從各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並為了明白說明它的立場起見, 我願意提出以下的各項考慮。我們當前的問題乃是從以下的環境產生出來的, 即目前真正有兩個中國政府, 對中國領土的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行使充分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中國的整個大陸及六萬萬五千萬以上的人民行使主權, 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對福摩薩或臺灣和澎湖羣島以及一千二百萬的人民行使主權。

九三. 我們都知道造成中國這個分裂局面的原因何在。我們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國民黨政府乃是中國的唯一政府, 而且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上, 它代表中國參加, 當時決定把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結束時割交日本統治至今的福摩薩歸還中國。我們也知道: 在受蘇聯鼓勵的共產黨革命的壓力之下, 中國國民黨政府逐漸喪失大陸所有的領土, 遂不得不率領殘餘部隊逃亡臺灣。當中國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正式接受日本部隊投降的時候, 福摩薩乃正式歸屬中國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與日本簽訂的和約中, 日本明白表示放棄對福摩薩及澎湖羣島的任何權利或要求。

九四. 同時,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五年加入聯合國, 成為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和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自那個時候起, 雖然有共產黨在進行革命, 同時又喪失了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仍舊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和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在另一方面, 中華人

民共和國卻沒有代表在聯合國。這個實際情形引起了下列的各項問題。第一, 應該不應該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第二, 倘若是應該的話, 我們應該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的代表呢, 或只是中國大陸的代表, 並不代表福摩薩和澎湖羣島呢? 第三, 相反地, 是否應該認為中華民國政府仍舊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或是否應該認為它只是福摩薩和澎湖羣島的政府?

九五. 所達成的結論由於所持的觀點, 彼此大有出入, 但是都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第一, 倘若公認中華民國政府乃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那麼就不能准許中國另有其他代表, 因而大陸中國就不在聯合國之內。這就是現有的局面。第二, 倘若公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中華民國就不能在聯合國充當中國的代表, 而福摩薩及澎湖羣島在聯合國也沒有代表權。最後還有一點, 就是倘若公認現有兩個不同的合法政府, 對中國領土的兩個不同部分行使主權, 那當將對一個實際局面作法律上的承認, 而且可以考慮讓那兩個政府在聯合國各有代表的可能。這可能是一個折衷解決辦法。

九六. 我們可以看出: 這三個假設都具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含義, 因而在此事項上所採的任何決定皆是非常嚴重的, 並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軍事反響。

九七. 在目前, 兩個政府之中沒有一個, 換言之, 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承認另一個政府是合法的政府, 而且兩個政府皆認為自己對另一方所據有的一部分中國領土具有管轄權。在兩個政府的外交事項上也有相同的二分現象存在: 許多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但其他國家則認為唯一的合法政府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九八. 既已分析過這個問題, 我現在就說明委內瑞拉代表團所持的立場。首先, 我要說明白: 委內瑞拉與中華民國政府建有外交關係, 而且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仍對福摩薩和澎湖羣島行使有效的主權; 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盟國並肩對軸心國家作戰的同一政府, 而且也是以此資格代表中國加入聯合國和在安全理事會中據有中國席次的同一政府; 自該時起中華民國政府就忠實履行聯合國憲章下所負的全部義務, 所以沒有正當理由把它趕出聯合國。國民黨政府雖然失去了對中國大陸的管制, 但對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即

臺灣和澎湖羣島——已經說過，這些地方共有人口一千二百萬左右——仍舊具有充分的管制。

九九. 不過，委內瑞拉代表團並不是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現對整個中國大陸和將近六萬萬五千萬的人民行使有效的主權，而且也不是不知道：在審議這個問題時是不能忽視以上的種種情形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從這兩個可能的角度上來研究這個問題：或作為是一個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問題，或作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替代中華民國擔任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的問題。

一〇〇. 倘若我們把這個問題當作是一個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來研究，我們的看法乃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毫無疑問地是適宜的，因為鑒於它的政治重要性，它的幅員廣大的領土和幾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這是符合聯合國所主張的會員普及原則的。不過，委內瑞拉代表團認為：這個迫切的要求不應該以任何代價和無條件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辦法來達成而是應該在能確保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尊重憲章原則的條件下准許它入會的辦法來達成。

一〇一. 倘若一個國家願意獲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那麼憲章所規定要具備的是那些條件呢？第四條說得很清楚：“凡…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為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

一〇二. 所以，這一條規定四個條件：(一)期望加入為會員國的那個國家應該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二)那個國家應該首先接受憲章所載的義務；(三)那個國家應能履行該項義務；(四)那個國家應願履行該項義務，換句話說，那個國家應該明言履行該項義務乃是它的意向。

一〇三. 倘若我們參照這一條的規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加以公正的研究，就會發現：介入韓戰；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但仍頑抗不顧；介入越南、介入寮國、征服西藏；威脅印度…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國家能被認為是愛好和平的國家麼？惟恐心中仍有懷疑，所以讓我們問一問：在目前已有大規模破壞性的核子武器之下，仍然主張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衝突的唯一國家是那一國？這種立場能否與愛好和平並行不悖？在如此情形下，應否認為這個國家能夠履行憲章下所負的義務，抑有進者，應否認為這個國家願

意履行那些義務？我們不相信這個國家能夠或願意履行那些義務。

一〇四. 在現有情形如果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就等於是准許它入會而完全不顧憲章第四條的規定，我不相信這樣做會增高本組織的聲望或對鞏固和平有絲毫的貢獻。在犧牲聯合國的道德權威之下所將增高的聲望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政權的聲望而已。

一〇五. 聯合國所主張的會員普及原則並不是一個為普及而普及的原則；它並不是說所有國家皆應該包括在內，沒有任何限制。聯合國所主張的會員普及原則是受憲章條款本身限制的。倘若不是如此，第四條就無存在的理由，論及屢次違犯憲章條款的會員國得予除名的第六條也一樣沒有存在的理由。請大家明白了解：我並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有一個共產政權所以不合格。祇要一個國家具備擔任本組織會員國所必需的條件，至於它的內部政治制度是什麼，本組織是不關心的。不同的政治制度在聯合國範疇內共存完全是可能辦到的事；所不能容許的乃是：一個國家，固不論它的內部政治制度是什麼，在求准加入本組織，而竟對本組織所本的各項原則，尤其是第四條所規定的條件絲毫不顧。

一〇六. 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僅在不顧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條件下求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並且還規定一個條件，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應該立刻驅逐出去。這個條件——委內瑞拉代表團認為是不能接受的——使我們現在要從其他可能有的角度上來研究這個問題，那就是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直接代替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問題來研究。

一〇七. 這就等於是承認：要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就一定要事先或同時把中華民國驅逐出去不可。

一〇八. 不過，我們不認為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問題可以僅僅當作全權證書問題來處理。意思就是：為了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只要承認該國政府代表的全權證書合格並自動宣告中華民國代表的全權證書無效就夠了。換言之，我們不相信能夠不顧憲章第四條的規定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際已代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的政府，而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那是能夠這樣做的，如果中國也和聯合國若干會員國一樣，因革命而誕生的政府已在全國領土上代替了前

任政府。在如此情形下，誠然聯合國絕不干與那個新政府的行動、意向或素質，不能要那個國家重新申請入會，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接受那個新政府，以它代表那個國家。如果不這樣做，就等於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這顯然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所禁止的。

一〇九. 不過，就中國一案而言，情形則非常不同：現在有兩個不同的政府，每一個政府在其所佔有的一部分中國領土內行使充分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上行使充分的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對完全屬其管轄的福摩薩和澎湖羣島行使充分的主權。此外，中華民國政府與許多國家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數目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為多。因此，聯合國不能武斷地剝奪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而將一千二百萬左右人民交給另一政府，後者雖然可能是在中國的所有其餘領土上行使主權，但現在和過去都未在福摩薩和澎湖羣島行使主權。如此不顧那些羣島上的居民們自由決定本身命運的權利乃是與憲章原則不符合的。將那些有口難辯的人民交給一個從未以尊重人權著稱的政權，遂有遭受報復的可能也不是一件合乎人道的事。

一一〇. 因此，在現有的環境下，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不能認為是一個全權證書的簡單事項，事先或同時需要將聯合國中的中華民國政府趕出會外。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加入聯合國所自訂的條件是不能接受的。

一一一. 爲了這些理由，委內瑞拉代表團達成以下的結論：第一，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十分複雜的問題，所以，本大會應該依照憲章第十八條的規定，予以處理，並以三分之二多數加以取決；第二，在現有環境下，不宜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入聯合國，而且亦無正當的政治或法律理由，可以驅逐中華民國政府出會。

一一二. 因此，委內瑞拉代表團當將投票贊成澳大利亞、哥倫比亞、義大利、日本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在文件 A/L.372 中所提的決議草案，並將投票反對蘇聯在文件 A/L.360 中所提的決議草案。而且爲了相同的理由，委內瑞拉代表團當將投票反對柬埔寨、錫蘭和印度尼西亞在文件 A/L.375 中對蘇聯決議草案所提的修正案。

一一三. Mr. CORNER(紐西蘭)：我們現在面臨涉及同一問題的兩個項目。大會已決定將它們合併討論。雖然這兩個項目與同一問題有關，但這兩個項目

對同一問題所擬採取的處理方式卻大不相同。從標題上就足以看出。

一一四. 其中的一個項目，即紐西蘭代表團所提請列入議程的項目九十，就叫做：“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這個標題是無可爭議的，是不存有偏見的。它的目的乃是請大家對一個複雜問題加以充分和自由的審議。我們已經獲得結論，即在沉默十年以後——在此期間，大會的成員已有巨大的改變——倘若重新敘說這些問題，重新設法來作一般的討論和辯論，以求找到處理當今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個最嚴重和危機四伏的問題的共同立足點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事。

一一五. 另一個項目，即蘇聯所提出的項目，看來似乎完全否認有任何問題存在——或至少否認有任何不能以筆墨，或大會一揮魔杖即予解決的問題存在。

一一六. 紐西蘭代表團在贊成將項目九十列入議程內的時候，曾經說明：我們認爲蘇聯項目的標題，以及附送的說明節略[A/4874]是不幸的而且拙劣的。蘇聯項目和說明節略的目的似乎顯然是要在大會甚至尚未開始辯論以前就預斷大會所將辯論的問題。

一一七. 我們對於蘇聯在這個項目下所提的決議草案[A/L.360]亦有相同的反對意見。這些反對意見不只是因爲措詞刺眼而實有更重大的理由。我們反對那個決議草案的根本原因乃是因爲那個決議草案要求對這個問題作一個不可能的解決——一個未能將問題的足夠因素包括在內的辦法。我體會到：蘇聯堅持那些認爲這個問題複雜的代表們乃是有意要使這個問題爲難。但事實是：許多國家，包括紐西蘭在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都與蘇聯不同，而且不相信在那個基礎上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一一八. 蘇聯提出這樣一個異常簡單提案是和它處理其他重大問題的作風保持一致的。殖民制度如何取消？簡單得很：在一年之內將殖民主義的一切形式和一切現象無條件地加以根除。裁軍如何辦理？簡單得很：把所有的武器拋入海中。中國代表權問題怎麼辦？簡單得很：這只是一個全權證書問題；接受北京代表的全權證書，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全權證書。

一一九. 但是複雜問題能够以如此簡單的辦法加以滿意的處理呢？在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時不需要想到和慎重思考到憲章的條款；不需要斟酌任何這些決定對聯合國的影響；不需要顧及到任何決定對遠東、

太平洋或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所具的後果；不需要小心注意所有大小國家的意見嗎？中國代表權問題僅僅是一個全權證書問題嗎？僅僅是評定一個政府所提對另一個政府不利的敵對主張嗎？此外沒有其他許多有關領土或政治的因素值得加以研究嗎？不能擱置不顧嗎？

一二〇．紐西蘭代表團對於這些問題的必然答案是什麼不具有任何疑問的。而且我們認為當九月十八日紐西蘭首相發言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問題放在一個更真實的部位上：

“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嚴重問題。倘若大會在處理這個事項時不加以最小心和最審慎的考慮，聯合國本身的穩定將會受到損害……這個問題涉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在過去，這乃是某些大國彼此意見出入最大的問題而且的確直接影響到全世界的國際關係。無可否認地，這是一件具有深遠國際意義的事項，需要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加以最慎重和綜合的研究……紐西蘭的目的乃在確保大會面對這個問題的許多而且複雜的因素。”

一二一．這個辯論已經是值得的，因為參加辯論的代表們採取了各種途徑來處理這個問題。正如辯論本身所能明白顯示的，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問題，其分歧情形可能遠較我們之中若干人所體會的更為廣大，它的解決辦法必須也要包括若干其他嚴重和分歧問題的解決在內。絕大多數的發言代表皆認知這些困難，不管他們對於中心問題採取什麼立場，亦不管他們的政府是承認中共，或國民黨當局，或是兩個都不承認。

一二二．許多發言代表也請大會覓取一個能夠兼顧道義和現實的解決辦法。所有發言的代表都沒有單為任何一方或任何一個解決辦法說話。

一二三．不幸得很，現在國際政治上也和在國內政治上一樣，對於“道義”和“現實”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想這正是政治——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倘若大家着重“面對現實”，就會使生活簡單化——即使卑鄙、殘忍和短促。但是所着重的不在此。現實和道義與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彼此互相貫通，同時兼顧二者並評估它們在特殊情勢中的相互關係，我相信，乃是聯合國的任務所在。許多政府認真地努力在考慮每屆大會面臨的問題以求確保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忠實地受到遵守。我紐西蘭政府確實遵守不渝；它和若干政府一樣

也相信大會必須以適宜和可能的道義及現實尺度來衡量它本身對中國問題所要作的決定。

一二四．關於道義問題已經說了許多話。發言代表們皆就中國代表權、韓國事件、西藏情勢、人權自由問題等等談到憲章的原則。紐西蘭對於這些事項的看法以前已經明白說明，以後每遇大會審議一特定問題時當將再作說明。我不相信我現在有再加詳說的必要。大會充分體會決定對現有項目應採什麼行動時必須面臨的道義問題。紐西蘭政府，就本身來說，對問題的這些道義因素具有堅牢的看法，並將促請大會不論做什麼決定都要顧到這些道義因素。紐西蘭政府當不堅持它所認為道義上是正確的概念乃是唯一可能有的概念。這種固執的作風在一國國內就造成一黨專政，在國際上就造成一個國家企圖統治整個世界的情形。紐西蘭政府所將堅持認為的乃是：一個不顧道義因素和忽視憲章原則及宗旨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當將毀滅本組織，當將破壞和平。

一二五．釐定現實的途徑看來也同樣困難。有人告訴我們現實的作法乃是要大會立刻決定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入席。有人告訴我們：現實之道乃是現在或無限期的將來皆拒絕採取任何這種決定——所說亦同樣具有力量和誠意。有人告訴我們：要面對現在只有一個中國的事實。而且也說到正是一個事實，正是現實的一方面——我現在在此引用奈及利亞外交部長的演說——“現有兩個國家存在在過去原屬一個國家的領土內”〔第一〇七一次全體會議，第七十二段〕。

一二六．我們聽到“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和聯合國面臨“解決革命衝突”的挑戰的話。而且也有人認為中國革命尚未成功因為它仍不完全，所以在此情形下，沒有理由可以作有利於中共政府的裁決。

一二七．正如錫蘭代表所說〔第一〇七〇次會議〕，在世界上的革命中可能有一個衝突：在本大會中的確有一個“現實”的衝突。看來似乎每一位發言代表皆集中注意力在看一個具有多方面的現實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方面。這個辯論的結果乃是：我們逐漸對這問題知道的因素較辯論開始時為多。看到各項因素是要達到我們當前所訂尋找解決辦法的目標的一個必要步驟，因為解決辦法除了應該符合憲章外也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多多包括這些因素在內。

一二八．但有一項事實，現實的一個方面，可能較所有其他更為明白清楚。那就是：大會不能打算採

取後果遠較本身所欲解決的問題更爲重大的行動。我堅信大會是會非常認真衡量這一事實的。

一二九。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明白要求免除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代替。但敘說他的決議草案時，蘇聯代表對於這個行動所將發生的後果也同樣說得非常具體。Mr. Zorin 曾說：

“這是很明顯的，中國人民有全權結束他們對蔣幫的奮鬥，也有全權把蔣幫趕出他們在臺灣的巢窟……這純粹是一件涉及中國而且關係兩方都是中國人的國內事項，與他人無關，的確也不應該與他人有關。沒有人能夠以命令的口吻，告知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解決他們國內問題時所能或所不能使用的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兼用和平方法及武力撲滅蔣幫；那乃是他們專有權利以內的事，與他人無涉。”〔第一〇六八次全體會議。〕

一三〇。這是蘇聯代表演詞的英文傳譯。此外還有——如果他沒有說，就是暗指——大會請中共政府代表入席並將現在會堂內的中華民國代表驅逐出去就等於世界正式認可這個好戰的理論。看來必然得到以下的結論，即大會如果通過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就等於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有權可以用武力來征服福摩薩。

一三一。而且這就引到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夠忽視的另一事實。另一事實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以武力征服福摩薩的任何企圖都會促成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北京政府和福摩薩的中華民國政府皆擁有巨大的武力。福摩薩島上的武力的確構成一枝與世界許多國家並駕齊驅略無遜色的陸軍。是否有人懷疑它會在福摩薩島上或中國大陸爲保持它所主張的原則及爲本身的生存而戰？縱使此種衝突限於這兩個主角之間，而不延及遠東地區以外，其規模之大的確要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或任何其他地方所未見的。但其危險性還要更大。正如日本代表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條約上得到蘇聯的承諾保證，而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間則有互衛條約的簽訂。因此，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皆與這個問題有密切關係。隨蘇聯所企求的決定而必然發生的戰爭在事實上將屬一個有限的戰爭乃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聯合國本身當將創造一個正是我們當初成立聯合國以期防止的情勢。

一三二。這個災害是明顯的。鑒於這樣一個情勢，倘若把中國代表權問題當作是一個簡單程序事項，

僅是一個全權證書事項，就我們看來是極端危險的。我們不要騙說現有的情勢沒有危險。我們大家知道這個永遠存在的危險，不管聯合國作什麼或不作什麼。我們深知要確保世界上最勤勞和最智慧的六萬萬五千萬人民有直接代表權的願望。我們渴望裁軍工作有進展——但在現有環境下似乎不會發生。但紐西蘭和許多其他政府一樣，無意要拋棄我們具有友好外交關係的中華民國政府，而且我們替我們區域的和平以及全世界的和平擔憂，如果這個複雜問題以蘇聯所提議的過分簡單途徑來處理的話。聯合國一定能夠找到一個較有規則的解決辦法的途徑。

一三三。這些乃是由於現有辯論所促成的若干冷靜的意見。當我們過分顧到現實之道或道義之道時似乎有想到這些意見的必要。

一三四。另有其他嚴重問題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變得糾結不開。就其真正的意義來說，若干已經變成中國代表權問題本身的因素。顯而易見，其中沒有一個是現在可以單獨加以解決的。縱可遺憾，但看來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就是這些問題現在必須一併處理，否則根本就無法處理。

一三五。爲了要證明我的論點，或許另挑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因素來說會有助益，一個與我已討論過的因素在種類上大不相同。我早先說的話關於戰爭與和平。我現在要就聯合國——我們小國家所賴以維護和平與秩序之道的組織——的機構說幾句話。

一三六。若干年來，大家都承認聯合國的若干主要機關應該加以擴充，藉使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有在合理的頻仍間隔中參加那些機關工作的機會。雖然聯合國會員國的數目已經加倍，但是安全理事會仍舊只有十一個理事國。雖然所有在此出席的國家幾乎都承認必需加強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必需確保所有不同地區和利益皆在對它們有重大關係的經社理事會中有適當的代表，但是經社理事會仍舊只有十八個席位。我們未能擴充這些理事會就是未能將我們希望本組織具有的新增力量給予本組織。

一三七。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阻止了這些理事會的擴充。擴充需要修改憲章，而所有要將憲章加以修改的努力皆被武斷地連結到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去。就法律上來說，這個連結是微細的，但不失爲是一個事實。雖然聯合國會員國差不多全體一致希望修改憲章，但一個必要的機構改革卻被一個絕少顯然關係的問題所妨礙。

一三八. 我在此並無意要將這個情勢歸咎於誰或研究促成這個情勢的國家所具的動機。紐西蘭代表團在去年和過去數屆大會的辯論中曾就這個問題將本身所持的看法說明清楚。我目前的唯一目的乃是要再度證明中國代表權問題——不管我們歡喜不歡喜——已經變成一個具有多面的問題，遠超出一個全權證書的簡單問題的範圍。這乃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乃是一個影響聯合國的將來以及聯合國的機構的問題。

一三九. 正如我所說過的，紐西蘭代表團不能支持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而且這就是我所說紐西蘭代表團當將投票贊成五國提案的論理。任何解決方案如果不能博得聯合國會員國絕大多數的支持就根本沒有價值；所以，規定要得到三分二多數的可決完全是合理的。同時，倘若我們當前的問題在經過辯論以後仍舊和開始辯論時完全一樣毫無進展，我們就不可認為這是我們辯論的一個成果。這不是我們當初請求舉行這個討論的目的，而且也不是我們現在的目的。

一四〇. 我們從未幻想過中國代表權問題當是容易解決的或這個具體問題是能够和許多其他問題分開單獨予以解決的。爲了這個理由，加上因爲我們承認某些事必須要做的緣故，我們亟欲確保預備工作準備妥當以及大會可能決定的行動是在充分體會到它們的廣大含義之下加以採取的。

一四一. 這個辯論是達成那個目的的一個重要手段。不妨早就開始改變現有僵硬立場的程序，這乃是達成任何有條有理的解決方案的不可缺少的程序。不過，就其本身而言，這個程序或嫌不夠。我們相信：爲大會着想，既明智又現實的做法就是在各會員國充分發表意見之後，不妨提供若干方法，藉以沿着必經的路線將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

一四二. 因爲在我們能够對這個重要問題加以應有的慎重處理以前，在我們能够將引起會員國彼此之間仇恨不和的一個重大原因排除在聯合國之外以前，我們的確是不會滿意的。我們雖無現成的解決方案向大家提出，但就本身而言，我們是希望終有一天能够達成一個一般解決，不但顧到所有有關的重大利益和原則，而且以和平的方法，使大家至少感到有相當的滿意。我們相信：本大會的會員國倘能羣策羣力定可有此成就。

一四三. Mr. TSEVEGMID (蒙古人民共和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對鞏固

和平，使國際情勢正常化，以及增進聯合國的國際權威，都是一個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問題。

一四四. 這個問題倘若立刻獲得積極的解決毫無疑問地不僅符合世界的公共輿論，而且對於消弭國際緊張局面也有一個非常有利的影響。

一四五. 但是，這個在本質上屬於程序性的問題直到現在仍因某些西方國家故意造成的障礙而未獲解決。不過，真理始終是要在每個地方獲得勝利的，不論遭遇什麼障礙。所以，這個問題已爲本身開了一條路，最後終在本屆大會中舉行討論。

一四六. 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從常識的觀點來看，現有的情勢是很不正常的，眼見世界上一個偉大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至今仍未在這個國際講壇上拿到他們的合法席位。

一四七. 這個情勢不能再予容忍，而且這個偉大國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仍爲不能代表偉大中國人民的蔣介石傀儡們所佔據更是一個不可容忍的事實。

一四八. 我們都知道：在一九四九年，即十二年以前，中國人民在推翻可恨的蔣介石政權和拒絕外國干涉之後掌握了他們自身的命運並成立了一個人民民主國家。從這個人民民主政權成立之日開始，中國人民就替他們自己訂下真正巨大的任務，要把他們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進步的現代工業又有基礎廣大的農業。辛勤的中國人民正在順利地達成這項任務，而且在他們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上也有偉大的成功。

一四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成功和成就不僅引起全體進步人士的誠摯同情和熱烈讚佩，而且甚至於使那些不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士也勉強不得不予以承認。

一五〇. 現在和他們的人民政府更密切地站在一起的中國人民正以沉着自信的態度和前邁進，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們朝向進步和繁榮邁進的勝利步伐。

一五一. 爲祖國福利正忙於和平創造工作的中國人民對於維持及鞏固工作以及防止再有破壞戰爭爆發亦非常關心。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伊始就一再宣告要在平等權利與互相尊重的基礎與所有人民及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

一五二. 我們深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維持和鞏固亞洲及遠東和平上作有巨大的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積極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之一。萬隆會議所宣佈的舉世聞名的和平共存原則已成為社會及政治制度不同的各國間彼此合作的基本形式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發起在遠東和太平洋區域建立一個禁核和平區，而且始終支持其他國家所提旨在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和平提案。

一五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支持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為自由與獨立所作的公正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亞、非發展落後國家，對新近獲得國家獨立的國家皆提供援助。

一五四. 因本身遭受到滿洲支配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人民對於外國入侵者要損害小國或發展落後國家利益所作的每一個新企圖始終加以譴責，不遺餘力。

一五五. 這對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望皆有無比的幫助。世界公共輿論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所有機關內的合法權利。即連在政府仍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內，到處聽到有力的呼聲，要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一個公正的政策。

一五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與四十多個國家建有一外交關係，幾乎與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皆有商務和文化關係。

一五七. 從一個常識的觀點來看，沒有人能夠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同發展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合作上以及致力維持和鞏固國際和平及安全上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一五八. 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們在聯合國及其機關內據有他們的合法席位乃是一件公然破壞憲章的事，眼見到要解決影響全體人類的重大利益的問題就不能忽視偉大中國人民的意見，中國人民乃是本組織的一個創始者，也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

一五九. 這個問題久延不決只能解釋是因為某些國家人民選擇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不為某些西方國家內的若干集團所喜，於是那些西方國家就對它們採行政視政策所造成。

一六〇. 蒙古人民共和國很注意地聆聽各國代表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的合法權利問題所說的話。但蒙古代表團注意到一項事實感到非常遺憾，那就是：某些代表，特別是美國代表，仍舊以中

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繼續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唯一目的乃在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並延長蔣傀儡政權的代表在聯合國的留駐時間。美國代表在徒然費力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侵略行為的時候甚至於毫不猶豫地公然將真正事實加以歪曲。不過，事實如此，不能抹煞不顧。

一六一. 每一個人皆深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和平共存五項原則的一個倡議國，而且積極參加亞、非國家的萬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社會制度不同的各國和平共存的原則，並且努力在平等權利及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所有希望維持正常關係的國家維持正常的關係。

一六二. 沒有人能夠不感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目前正在進行的偉大文化革命，文盲人民已順利地在掃除中，已設立和正在設立的除有許多多各級教育機關外，尚有科學研究院、戲院、研究會和許多其他的文化機關。

一六三. 蒙古代表團認為現在已到停止散播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捏造謊言的時候，正和現在已到終止公然強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時候。

一六四. 某些西方國家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採行的歧視政策，不僅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也顯然與本組織的利益不合。

一六五. 某些代表們為了要證明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有理而提出的那些全無根據的“論辯和證據”，乃是他們企圖將“兩個中國”的主意偷偷帶進大會所必需的，雖然人人知道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皆堅決反對而且勢必反對這個瓜分中國的主意。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且在甚至於有美國代表參加簽訂的若干國際協定中都承認此一事實。

一六六. 臺灣問題必須由中國人民自行決定，必須由他們僅有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以決定。

一六七. 鑒於以上種種理由，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必須依照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加以決定。那就是適當顧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正要求，包括他們請將不代表任何人的蔣幫代表從我們組織中驅逐出去的要求，將這個問題加以決定。

一六八. 西方國家的某些代表懷着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主意，現在採用旨在延緩對此問題有所決定的新策略。例如，決議草案[A/L.372]僅具有一個目的——即確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的決定應以三分二多數之可決票爲之。

一六九. 對此問題不能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不是一個准許新會員國入會的問題；它僅僅是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的合法全權證書問題而已——依照聯合國議事規則應以過多數可決票決定的一個問題。

一七〇. 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籲請所有會員國的代表團絕對不接受某些西方國家所要的這個策略，那些西方國家違反中國人民的重大國家利益，在這個國際論壇上，支持絕無中國人民任何支持和永已在中國失去權力的蔣幫。

一七一. 毫無疑問地，我們要聯合國成爲一個真正世界性的組織和確保和平與安全的有效工具；我們要它值得獲有世界各國人民的信任和敬重而且我們要看到所有的國家皆有代表在內毫無任何軒輊。

一七二. 正因爲這個緣故，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萬萬不能再延遲解決，正因爲這個緣故，中國人民唯一承認的政府的代表應該坐上他們的席位。

一七三. 現在乃是正該將他們的合法席位給予偉大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的時候了。

一七四. 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堅信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將找到一個公正解決，常識和正義將獲得勝利，以及數萬萬中國人民的代表將在這個偉大的國際大會上據有法律上屬於他們的席位。

一七五. Mr. ROSSIDES(賽普勒斯): 賽普勒斯代表團對這個項目所持的一般立場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有十二年而且從未中斷乃是聯合國不應再予忽視的一項事實。北京政府對整個中國大陸具有有效的管制，乃是一個應該在聯合國代表它的六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政府。這種合乎現實的代表不僅爲關係人民的利益所必需，而且也是爲聯合國本身的利益以及作爲一個世界組織所具有的全面宗旨的利益所必需。

一七六. 在裁軍問題上以及所有廣泛的國際問題上——不論它們是關於維護和平或是關於經濟發展——有一個幾乎代表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政府積極參加乃是一個必要的事，不能合理地予以忽視。

一七七. 會員普及原則乃是聯合國的兩個基本因素之一；其他一個就是和平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共同願望，這是基本，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不論在政治思想、經濟制度或利益上，如何不同，皆應以此爲一個共同的基礎。

一七八. 聯合國構成人類爲達到世界各國人民聯合一致彼此了解所作的最高努力的第一個實際步驟，這是當今原子時代所必需的努力，而且也是朝向四海皆兄弟的目標邁進所作的努力。就這個意義來說，聯合國的精神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精神，而不是一個閉門不納的精神。所有國家、所有人民皆應在聯合國內。在一個不斷發展的世界中，單憑任何人民或政權的過去紀錄是不足以作爲不准它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理由。關係重大的乃是一國對聯合國及其憲章所持的立場，更重大的乃是那種立場在聯合國範疇內的發展。在這一方面來看，直接關係國政府就此問題所發表的肯定明白的聲明當是有建設性的，有幫助的。

一七九. 我們充分了解這不是一個准許新會員國入會的案件，根本不發生正式宣言的問題。而且，顧到蘇聯和美國兩國代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平目的或非和平目的所發表的衝突意見，我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是一個有資格能以正式聲明來斷然廓清這個事項的政府。

一八〇. 我們當前的這個項目在實體上是一個最重要的項目自屬不可否認的。但是全權證書問題不認爲是憲章下重要的程序問題也是無可爭辯的。因此，我們願意提議對這個特別複雜的整個問題的錯綜情形一一加以探討。

一八一. 就現有的案件來說，全權證書方面的所有困難是由以下事實引起的：中國——聯合國的一個創始會員國——不僅在本國政權上有一個革命性的改變，而且它的領土自政權改變後已一分爲二。現有六萬萬以上的人民和整個中國大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有效管制之下，而一個非常小的部分——主要是臺灣，人口在一千一百萬左右——則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管制之下。存在達十二年之久的這個分治已造成一項事實情勢，我們也不能對它漠視不顧。

一八二. 兩個政府中沒有一個政府不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完整不可分割的部分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接受或承認一個分治領土的現有事實情勢。因此，在現有的環境下，不能以兩個單獨部分皆有代表的辦法使這個現實反映在聯合國中。在此情形下，兩個政府有一個政府有代表在聯合國就排除另一個政府有代表在聯合國的可能。這就是現有國際環境下困難棘手問題之所在。

一八三. 但是，臺灣政府繼續充任中國大陸的代表顯然是一樁不自然和不現實的事。但是，聯合國現在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全權證書就必然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應該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的臺灣人民的代表的意思。這樣的代表也是與現實不符的，因為臺灣事實上是受北京政府以外的一個政府的有效管制。況且，聯合國倘若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臺灣的現政府事實上就要成為不合法的政府了。因此，有人在本大會建議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正式參加聯合國以後，臺灣的中國政府——曾經說過，這個政府是不應該棄置不顧的——可以代表臺灣人民申請加入聯合國乃是法律上站不住實際上行不通的建議。法律上之所以站不住，乃是因為聯合國如果承認北京政府是代表一個整個不分的中國，包括臺灣在內，就不能考慮另一個政府請求代表臺灣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實際上之所以行不通，乃是因為此項申請無論如何將在安全理事會中遭到否決。祇有在經過談判達成協議，讓臺灣有一個單獨獨立的生存的時候纔可能考慮到分別派遣代表參加聯合國的辦法，作為一項可能的折衷方案。這是不可能在全權證書問題只採取一項程序性質的行動就完成的。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所有的證據皆顯示當事雙方皆不願意考慮臺灣脫離中國。

一八四. 就聯合國而言，主要的複雜情形乃由於下列事實而生：邀請北京政府代表入會和驅逐臺灣政府代表出會可能被認為是鼓勵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使用武力把臺灣現政府趕出去並對臺灣行使主權。據我們看來，在當今緊張的國際情勢下這樣做將有最危險的後果。

一八五. 雖然我們渴望准許大陸中國的代表入會，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顧到所採決定的後果，因為事先如無適當的準備就作決定很可能造成和平——聯合國主管的一個事項——的威脅。因此，我們的努力應該是朝向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迅速入會，但對世界和平無不幸反響的方向去進行。在這個意義下，倘對問題作一個謹慎而現實的考慮當使我們獲得以下的結論，即中國人民代表權問題在現有情勢下乃是需要經由談判作過相當準備的一個事項。倘若在本屆大會期間看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或許最好是考慮可否設立一個委員會或其他機關，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緊急事項，加以處理，以求向第十七屆大會具報並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出來。這至少為明年通過決議案鋪了路。而且我們認為這個作法是有用的，而且也可能避免擬議的程序步驟。該項步驟因為規定現在或將來通過所有有關決議案時需要以三分二多數可決票為之，所以可能更加延擱這個問題的解決。

一八六. 無論如何，這個項目今年列入議事日程就強調了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入會的需要，而且也將這個問題的困難和所涉及的危險表現出來，因此就可以找到一個實際而且滿意的解決辦法，一個可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們很快就得到它們在聯合國內的合法席位的解決辦法。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